



梁實秋主編
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21

愛因斯坦

名人

一葉出版社

貝多芬

L. van Beethoven



愛因斯坦

——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21

主編：梁實秋

著者：Elma Ehrlich Levinger

譯者：莊

出版：名人出版社

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3巷24號七樓

電話：三三九一八四一四

郵撥：一〇三五二五

發行人：林獻章

法律顧問：林樹旺律師

印刷：中興印刷廠

臺北市雅江街二十六號

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八號

■ 印 翻 勿 請

有 所 權 版 ■





貝多芬

L. van Beethoven



●梁實秋主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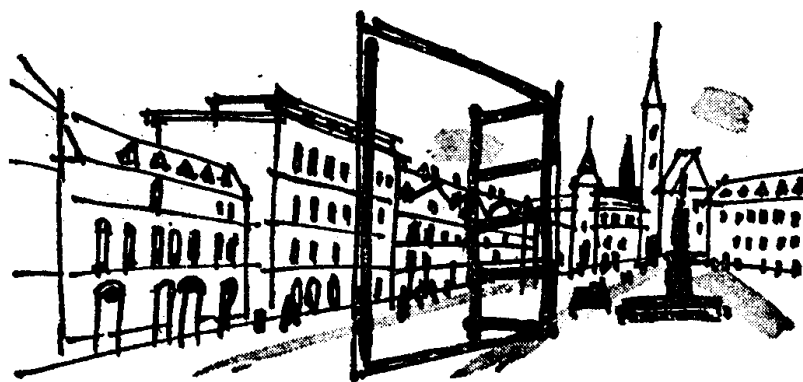
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22

貝多芬

辛酸少年·····	五
慈母見背·····	三
再去維也納拜師·····	三
維也納上流社會·····	二七
討厭的耳鳴耳聾·····	三
寫信給故鄉好友·····	四
失戀耳疾寫遺書·····	四
紀念死去的英雄·····	四



歌劇「費德里奧」	五
暴風雨中的善意	六七
貝多芬與歌德	七二
空洞的光榮	八〇
弟弟之死與失聰	八三
小卡爾與喬安娜	九一
莊嚴彌撒曲軼事	一三三
痛苦結晶快樂頌	一三六
爲小卡爾的墮落煩惱	一四七
狂風驟雨已消逝	一五四
喜劇收場請喝采	一五五
後記	一七二
年譜	一七七





辛酸少年

我是一七七〇十二月十六日，或是十七日——明確的日子我不知道——生在德國萊因河畔的波昂。

我們貝多芬家族的故鄉本是在佛里米，直到曾祖父時才移居至波昂。他的名字叫米勒爾·萬·貝多芬，一八六四年出生於佛里米的貝多芬村，貝多芬這個姓氏就是由這個村名而來的。

曾祖父在貝多芬村開了一家麵包店，賺了不少錢。可惜好景不常，生意失敗了。一天晚上，他悄悄地帶着兩個兒子——可路

隆斯與魯多維克，來到波昂。

可路隆斯是音樂家。魯多維克還曾在帝侯（有資格被選爲德國皇帝）的宮廷禮拜中當歌手，我到現在還保存着魯多維克的肖像，他有寬闊的額頭、炯炯的眼睛，是一位精神飽滿而志氣昂揚的卓越人物。

我父親約翰就是他的兒子，一七四〇年生，學歌，與祖父一樣在帝侯那裡當宮廷歌手。

我出生時，祖父很高興的說：「這個孩子就用我的名字叫魯多維克吧。」

所以，我的名字就叫魯多維克·萬·貝多芬。

祖父人很慈祥，也很疼愛我，但是在我三歲生日後一星期，他老人家竟與世長辭了。如果祖父的壽命長一點的話，我的命運也許不是這樣了。

幼年時代，我所記得的事是這樣的——時常笑容可掬的是祖父、天天忙碌的是母親、經常喝酒的是父親。

父親是任性自私的男人，喜愛杯中物，常常喝醉酒使母親深感困擾。母親的家世很好，她是科布林斯的名門威史多陸家的小姐。母親年輕時曾經結過婚，不久先生便過世了，後來才認識父親。

外婆知道自已的女兒要跟沒有地位、沒有財產的音樂家結婚，很反對的說：「跟那種人結婚一定會受苦的。」外婆是在我父母結婚後半年逝世的，她臨死前還一直記掛着女兒的幸福。

不久，媽媽生了一個男孩，可惜很早就夭折了。接着生下來的男孩就是我，我的血液中有



半是父系的佛里米血統，有一半是母系的德意志血統，這兩種不同的血液在我身上交流着。

外婆的掛慮不久就成了事實，主要原因是爸爸愛喝酒。祖父死後，全家的花費就全靠爸爸一人在宮廷演奏所得的非薄薪金，所以生活非常不好。

在這段時間，媽媽又生了弟弟安頓·卡斯泊·卡爾和尼可斯·約翰。卡爾小我四歲，約翰小我六歲。

三個幼小的孩子，加上愛喝酒的丈夫，媽媽的辛苦可想而知。

爸爸除了當宮廷樂師外，還兼家庭音樂教師，但是父親任性而嗜酒，害得別人不敢再請他當家教。

爸爸希望我作一個音樂家，從四歲開始就讓我學鋼琴。

「知道嗎？莫札特在像你這個年齡時，就學鋼琴了，現在他已經成為名音樂家，到處開演奏會。」爸爸總是這麼對我說。

的確，當時莫札特還只是十八歲的少年，但已被認為是名鋼琴家。他與他姊姊在德、奧、義、法等國開音樂會，收入相當豐富。

爸爸想把我訓練成音樂神童，要我開演奏會來賺錢，所以他對我練琴的要求很嚴格。當時我還小，很想和鄰居的玩伴到小溪邊捉魚、到野外捕蝴蝶、蜻蜓等等，可是爸爸從不准許我這麼做。他整天盯着我練習鋼琴，有時夜晚喝醉酒回家，還叫醒我練琴。

像這樣艱苦的練琴，幼小的我不得不處處的逃避，爸爸更是以打罵強迫我。



媽媽有時看了不忍，衛護着我，並且勸爸爸，可是爸爸不聽她的話，反而罵道：「我是音樂家，我要怎麼做就怎麼做，妳少囉嗦。」

鄰居也說：「好可憐，魯多維克才四歲，即使要作音樂家也不該這麼折磨孩子啊！」

有人還當面勸爸爸，但是他從不理會。他對我更加嚴苛，一彈錯就大聲地罵，有次我指頭痛稍微彈慢了就被打手心。

每當練完琴，我就到廚房找媽媽，她總是默默地抱着我。

一直到上了小學，我才真正的鬆了口氣，起碼在學校裡，可以脫離那可怖的練琴。

我常常逃開父親嚴密的監視。跑上閣樓眺望美麗的波昂街。我站在窗邊遙望街道、廣場上玩遊戲的小孩，想着自己如果也在其中那該有多好，但這是不可能的。

一七七八年三月，父親在科倫替我開鋼琴演奏會

，地點在音樂學校的大廳，票價是一塊金幣。爸爸在音樂會海報上寫我是六歲，然而當時我確實的年齡是七歲又三個月。我想大概年齡說得小一些，這樣比較像天才兒童吧。

從那時起，爸爸就時常帶我四處演奏旅行。一七八一年還與母親一起，到荷蘭的埃恩德荷文城開演奏會。

我的童年就是完全全生活在音樂的世界裡，既不懂小孩子的遊戲，也沒有同年齡的玩伴。我時常到萊因河，心不在焉地望著那滔滔的流水。清澄的天空，鋪着棉花糖似的白雲，倒映在萊因河上靜靜地流着、流着……。忽然間，不知從何處傳來一陣美妙的曲調，呵！那是自然奏出的音樂，剎那間我忘却了一切，出神地聆聽那奇妙的大自然曲調。

沒有幾年，爸爸就不再教我了，因為這時候已經不是他能力所能及的。往後又有爸爸的熟人與祖父的朋友來當我的老師，但是他們教不久也發現他們能力不夠，因為我進步得很快。

一七八〇年我十歲時，跟着尼富老師學鋼琴和風琴。尼富老師很有學問，曾經是法律學家。他本是小歌劇團的指揮，來波昂表演後被人看中，應聘當宮廷樂師。

我跟尼富老師學琴後，才真正領悟出音樂的美妙和深奧，以及學習中所得的喜悅，尼富老師可說是我的音樂啟蒙老師。他不僅是以靈巧的手來演奏，在演奏前他對樂曲必定先下一番功夫。他的教法很親切，他不會讓我學艱深的曲子，而是從基礎開始循序漸進的教，在這過程中還告訴我著名音樂家的故事、解釋樂曲的內容等……。所以，我對音樂的興趣越來越濃，鋼琴技巧也進步得越來越快。



一七八三年我十三歲時，尼富老師推薦我到宮廷管弦樂團當大風琴手。第二年，我當了宮廷禮拜堂琴手，年薪一百五十金幣。爸爸興奮地說：「你總算踏出音樂家的第一步，爸爸真高興，你應該感謝爸爸從小教你的功勞。」

當時我只見他醉眼惺忪、搖晃不定的醉態，聽到他的話我並不很高興。說真的，我對父親的記憶只有灰暗和辛酸而已。

我的媽媽呢？她看來很高興，可是沒有笑容，長久的窮苦使她忘記快樂，但是她的眼睛永遠含着深深的慈愛。

一七八三年，我作了一首三重奏鳴曲（三、四樂章獨奏曲）獻給帝侯瑪克斯·弗利格立。少年時作的曲子，當然算不上好，作夢也沒想到要獻給帝侯，不過這是爸爸想出來的妙計。爸爸的計謀成功了，帝侯對我這十三歲少年所寫的三重奏鳴曲很感興趣，小小神童的名聲便很快的傳開了。如此一來，我對作曲更感興趣了。

一七八五年的基督受難日（基督被釘上十字架的紀念日），我在教會裡奏「哀歌」。演奏至中途，我突發奇想把音調改變一下，希望調子會活潑一點，一瞬間，我的手指不再依照樂譜，而按照我想像中的樂譜。歌手嚇了一跳，不過還是勉強地把歌唱完，一回到休息室，他抓住我大罵。我直對他說對不起，並且說：「這麼一來，這首歌不是好一點嗎？」他們一聽更生氣的說：「不要太自大，有一天我們會打倒你的臭架子。」他們跑到帝侯那裏去告狀。帝侯並沒有怪罪我，這件事傳開後，大家議論紛紛。